



叙

道光戊戌余以計偕至京師得交樂平石芸齋先

生時先生官侍御風規整肅上章奏陳治道悉關軍

國至計稜稜不苟於言越數年出守平涼權安肅道

篆治邊境有聲嗣聞前後居憂

簡河南守不果行服闋入都道經浙西值賊氛熾大

府奏留治軍遂克滬城連復安徽歙休甯婺源諸郡

縣由金華守晉蜀西觀察使適

朝廷新設皖南道特簡畀之使徑上封事尋罷歸保

全鄉里規復鄰鎮不欲出而問世泊然以著述自娛

誦清閣集

序

庚午冬先生由嗣君署入都購求書籍把晤之餘出

所著文集見示夫文章者根柢之發榮也先生官臺

省有風節任方面有治行典兵機有才略本至性至

情以發爲議論期於理明詞達而止說經能舉其大

不執門戶之見也論史能會其通不墮排擊之習也

其他贈送碑誌之文序傳雜記之體人所視爲泛常

酬應者先生獨抒寫其胸中所欲言不務新奇淡而

彌旨其筆力之超氣韻之厚詞意之醇茂體格之簡

嚴實與古作者相頡頏豈世俗浮囂所可同日語哉

先生至性過人篤於孝友生平無他嗜自少以迄於

今未嘗一日廢書好學不厭老而彌勤以其學訓厥
子孫循吏通儒各有成立古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
不朽先生殆兼之者歟曩從邸鈔中見先生奏議卽
慕其爲人後與先生游熟其言論丰采益欽爲有道
君子及備官詞林承乏臺諫皆於先生爲後進而中
間契濶者幾三十載乃以垂暮之年猶得附名大集
以傳誠厚幸也獨念先生以兼人之學抱經世之才
內居清要外厯監司不可謂不遇矣遇矣而未竟其
長其素所蘊積者僅託諸文辭以顯余旣爲先生慰
尤不禁爲當世惜也

誦清閣集

序

二

吏科掌印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侍生陳廷經拜撰

洎陽 石芸齋先生少掇巍科所作應制文字曾於

呈進時膺 宣廟特擢海內亦傳誦之嗣以心解詮經特識論史每

一帙出人口膾炙今行年七十有四生平所著奚啻
等身自行刪去者若干兵燹散佚者又若干闕所存
率皆簡鍊名貴短拔峭勁無一詭時趨語蓋其胷臆
蘊蓄窺姚姒逮莊騷醜而肆麗以則又嘗習

國書歷郎署處諫曹一麾遠出西至崆峒南行皖越
山川之險阻時事之艱難人情之反覆蟠際鬱結時
一發抒自足上下千古或者曰 先生於戎馬倥傯

誦清閣集

序

一

中規復滬發諸城

朝廷特設皖南一官以處之家居時猶以鄉團克復
鄰邑重鎮設使大竟其用立德立功當更重於立言
者然而家有傳人長君通籍諸子諸孫亦皆以文學
顯三洪之家聲萬石之家法將於 先生萃之 雅以

京秩後進忝附同官所居同里又申之以姻好識

先生事較詳今將有隴上之行亦 先生舊治也倚

裝率序數語聊以寄膺服云 先生固耄而好學者

天假之年著作益富 雅尤當於宦成歸里日重爲序

之

石芸齋先生少掇巍科所作應制文字曾於

同治辛未二月姻侍楊重雅題

誦清閣集

序

二

同治辛未二月姻侍楊重雅題

誦清閣集卷首

樂平石景芬芸齋著

先考墓志銘

先妣墓志銘

先考行狀

先妣行狀

誦清閣集

卷首

目錄

一

先考行狀

先妣行狀

先考墓志銘

先妣墓志銘

誦清閣集卷首

樂平石景芬芸齋著

西江有以直節篤行仕於朝者曰石君景芬其在虞
曹也啟山獲與同官辱知交焉觀其忠藎之忱遇事
輒發而又濟以宏通奇偉之學意其蓄德於家聲而
淵源爲有自也其太翁半松公自樂平來啟山拜見
於京邸藹然和易君子也嘗見其讀名臣奏議手自
摘鈔十餘萬言不自休乃嘆其貽謀者大且遠也後
十年景芬出守平涼旋奉諱歸里又五年過六安出
所爲行狀徵銘謹案狀公諱廷機字鼎和號半松世
爲樂平人曾祖仰山公祖鑑堂公考朝議頴軒公皆
誦清閣集 卷首 先考墓志 一

隱德不仕公岐嶷夙成雅負文譽而以品謹爲鄉里
重少日師事外舅汪鏡心先生一堂授經先生每詰
問諸生噤不能答公獨明辨質疑輒出精義未嘗爲
舉業先生試其文授以程式曰依爲之公援筆立就
暢所欲言於受業於同里吳允暉先生學益進年二
十八補弟子員贈公病風痺左體偏廢公侍疾二年
左右就養贈公欣然若忘其體之不適也妣汪恭人
篤愛諸孫疾革時以不及親見成名爲恨尋景芬每
進一官輒感泣終日其孝思脰摯蓋天性然也公課
諸子嚴每文成呈閱輒芟改以求雅正或以指甲刻

畫其旁深透紙背景芬夜不耐讀往往張目發聲坐而假寐公泣誨之曰汝志安在志以帥氣昏情何由而生昔蘇季說土猶引錐刺股項王霸才乃破釜沉舟烏有不自發憤而成大器者耶逮景芬官京師公受顯封矣先後四入都猶步行以小車載行李自隨嘗道出山東大風晝晦飛砂擊面氣不能息以衣裳首逆行數十里不少懈其苦志如此族中遊手誘子弟博公申禁與之約咎其不率教者而歸其博資歸於公由是鄰里相戒無敢犯者冬至祀先舊章非紳耆應試者不與禮儀不備公倡暝冬會醱金者得與

祭人以爲榮皆樂爲助重修宗譜以聯族誼立義倉及學塾始終其事雖辛苦百折必期於成旣成而合族荒歉有所恃族子弟皆知力學自愛嗚呼公雖不獲施用於時卽此可見其概矣公以敏達之資和易之性堅忍卓絕之行故其見於身者旣足使頑廉懦立貽於後人承其澤者爲名儒爲良吏觀者其可以興矣公以自發憤而成大器者耶覃恩封奉直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卒於道光乙巳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配汪恭人卽鏡心先生兄女也慈孝溫惠能佐內治公以丙午年十二月某日

葬於樂平之蘿村桑棗園先塋側子二景芝邑廩生
魁封朝議大夫景芬道光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游升員外郎掌湖廣道監察
御史巡視南城平涼府知府署甘肅道女三人皆適
士族孫五人學塔王子舉人學奎早卒學重學臺學
杜會孫一人仕瑩銘曰

典型在家弗克施於國賚志一編登名臣之奏牘吁
嗟令子無慙爾德

誦清閣集

卷首

先考墓志

三

聖令千難

典經亦足兼取厥外固贊志一編登各由文表

孫會統一人仕瑩銘曰

士敏將正人學魯王午舉人學奎早卒學重

命與激驅前幾平承秋映秋譽甘肅道女二人皆適

吉士楷餘對工時主事辭代員依順學

風佳陣請大夫景芬道光壬午舉人癸未進士

葬於樂平之蘿村桑棗園先塋側子二景芝邑廩生

太恭人姓汪氏樂平人冬繫處士之女封朝議大夫文學石公之配邑廩生景芝平涼府知府景芬之母也太恭人年十六來歸事舅姑相夫子孝敬惠愛族黨稱之以寬柔教子女而裁之以義二子年十四五卽知名應試入府城及省會遠涉修途太恭人每教以慎風濤謹起居而未嘗以名途得失爲患景芬由庶常改官水曹歷侍御出守平涼雖政績日著而貧窘益甚太恭人每遠誠以忠勤報國而未嘗以膏脂不潤爲憂其迎養於平涼也肅州番夷不靖大吏謂控誦清閣集

卷首

先妣墓志

四

制撫輯之宜責在安肅道調景芬攝其任景芬以平涼抵肅幾三千里慮太恭人春秋高欲辭太恭人責之曰汝往吾亦往何慮爲安肅西隅重鎮番夷蠢動當以智畧大爲防維今長官不以汝爲不才左提右挈亟思報稱可也吾將視汝之所爲乃往過休屠逾居延鎮番永昌之間野番時時出掠亭障斥邏皆控弦露刃太恭人板輿親歷言笑自若飲食如常衆恃以安旣抵任高臺紅崖間番城充斥乃飭屬練兵勇精火器以恩威懾服禽獲甚衆甫八月而封公卒於里第景芬乃奉太恭人奔喪歸里四年而太恭人繼

先考行狀

府君諱 字鼎和號半松世居江西樂平北鄉厚田
會祖仰山公祖鑑堂公父穎軒公世有隱德穎軒公
以孫景芬官

馳贈奉直大夫

晉贈朝議大夫妣葉太宜人

晉贈太恭人早世無出繼妣汪太恭人生府君鮮兄
弟幼孱弱善病而性岐嶷七歲入小學受經輒成誦
贈公特鍾愛逮事鑑堂公得其歡心鑑堂公沒始出
就外傅外舅汪鏡心先生課之嚴不以愛矜少假借

誦清閣集

卷首

先考行狀

六

一堂授經有詰問或不能答府君必考其源委每有
質難多中肯綮未嘗習舉業先生試之題授以程式
曰試倣爲之府君援筆立成詞義清暢先生奇之曰
此咳唾成珠玉不脛而走千里者也邑人吳允暉先
生以文雄一時授徒於太清觀府君從之遊盡得作
文正軌郡縣試均列前茅嘉慶癸亥補縣學弟子員
年二十八逾年贈公猝中風痰口噤足痺府君延名
醫晝夜親湯藥疾漸瘳而左體偏廢扶掖強能行語
不了了芬每自塾歸贈公必呼使前背誦所讀經時
以右手畫字於股芬爲疏其音義乃喜府君課夜讀

嚴芬苦之請間于贈公府君索之急芬侍贈公肘後
府君前請曰是兒能苦讀之可望學成贈公莞然侍
疾三年而贈公歸道山府君經營家事先後命芬從
齊星舟齊稽三張餘園三夫子游加以庭訓晝夜讀
課芬耽睡夜不耐讀往往張目發聲而神已入定以
水沃面稍解頃之如故巡廊行誦亦如故跪誦如故
府君怒舉重器加首跪而戴之芬泣府君亦泣日如
此何能望汝成立耶所爲文不稱意輒逐一指駁以
指甲刻畫其旁深透紙背心力交瘁嗣從李鑑泉師
游師深於經訓課有方癸酉館萬石菴菴舊有芍藥
葉而不花乙亥著二花先生生命作金帶圍賦芬是年
補縣學生戊寅鑑泉夫子沒府君課芝芬家振燮與
董雲巢朱湘人仍結伴山中讀書芬以壬午與鄉薦
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八月乞假歸劉金門先生贈
句云丹筆掄魁珠榜貴官袍獻壽綵衣春府君見之
喜曰金門先生勗汝以忠孝汝當每飯毋忘也汪太
恭人以己卯十月捐館舍疾革謂府君曰吾年逾七
旬無所恨先人積累厚孫等必成名惜吾不及見也
芬以癸未假旋甲申入京供職芝以乙酉補縣學生
旋食餼屢薦不售自太恭人去世芝芬每獲寸進府

君必泣念太恭人也嘗四至京師皆步行以小車載行李自隨在都無事讀名臣奏議手自摘鈔十五萬餘言丙戌春道出山東大風晝晦咫尺不辨入馬同伴相失府君脫衣裳首障風退行以鼻口向袖乃得噓吸良久聞雞聲卽退往鷄鳴處抵墻壁叩其門主人延入廳事閉戶久坐燒燭煮茗苾自言年屆八十餘未見此風也天垂霽主人拄杖指導去途乃覓路行同伴亦來迎道旁途多僵斃者府君至性過人不設城府與人交始終如一遇事竭心力不避勞瘁雖艱苦百折沉毅隱忍必期有成族中無賴子誘人子

弟賭博多釀事故府君申禁約貸往懲來咎其不率教者歸其貲入公舉者有賞鄰里相戒無敢犯者冬至祀先非紳者應試者不與祭禮儀不備府君倡捐暖冬會釀金者得與祭人以為榮皆樂爲助族譜近有訛謬府君命芝芬家振燮等詳爲更定甲申重脩乃復舊觀謀於族衆儲穀備荒自倡捐穀六十石合成城規模宏壯癸卯府君迎養平涼府署嘗語芝芬曰善始者不必善終也今義倉學塾始基初立而公項不敷不能延師課子弟族中生齒日繁倉穀耗乏

入不敷出汝等百孔千瘡力不暇及恐日就隳廢前
功盡棄也甲辰芝侍府君歸里乙巳冬月府君棄養
不能少緩須臾以觀其成遂賚志以歿嗚呼使長逝
者魂魄私恨無窮不孝芬之罪擢髮難數矣府君生
於乾隆丙申年正月初十日寅時卒於道光乙巳年
十一月十九日子時享年七十以

葬於蘿村桑棗園先塋之側

誦清閣集

卷首

先考行狀

九

先考行狀

十一月十九日子時享年七十以

葬於蘿村桑棗園先塋之側

先考行狀

先考行狀

先考行狀

先考行狀

先妣行狀

太恭人姓汪氏冬蘩公次女也乾隆癸丑年十六歸我府君嘉慶丙辰景芝生戊午景芬生事先大父母孝養惟謹性寬和無疾言遠色芬五歲隨侍歸甯冬蘩公教芬識字口授古樂府詩芬畧上口卽鵲躍去次日冬蘩公詢所誦詩芬騎竹馬兒嬉未有以應也太恭人歌古樂府詩一過以導之芬乃應聲成誦冬蘩公喜呼景蘭曰孺子可教景蘭芬初名也大母姨以長女字芬段恭人之母也性嚴急子女有過必一一呵責箠楚遍及芬意不然之私謂太恭人誦清閣集

卷首

先妣行狀

十

曰責有過可也累及無過段母姨不亦少過耶太

恭人正色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汝無知多言責將及汝芬悚息退太恭人寬而有制多類此芝芬應

試太恭人每戒曰毋以游嬉廢學舟楫風濤小心

出入初未嘗以得失爲念芬以道光癸未館選假旋

甲申入都供職念太恭人不置措資三百餅金寄家

爲迎養計時大女適汪次三未嫁太恭人爲女子

子牽絆未能行也然每念芬夜不能寐坐而待旦或

勸以飲酒少許乃得稍瞑壬寅出守平涼癸卯迎養

來署驛館叩謁太恭人見芬幾不識良久拭淚曰

吾得見汝豈夢耶甲辰三月芝侍 府君南旋 太
恭人留養乙巳五月得調署安肅道消息平涼距肅
幾三千里芴請於 太恭人曰將有安肅之任道阻
且長番夷未靖吾母春秋高不可以往請辭 太恭
人曰汝往吾亦往何辭爲吾來平涼何有於安肅番
夷小蠢當加意防堵今長官不以汝不才左提右挈
汝亟思報稱可也畏難苟安豈所望於汝耶芴卽治
裝西行過涼州永昌時野番出掠沿途戒嚴巡行兵
壯皆露刃相向見者悚息 太恭人言笑自若飲食
如常衆賴以安七月抵任卽札飭各屬練勇嚴捕捐
誦清閣集 卷首 先妣行狀 七

造火箭二千枝校場演試遠射四五百步高臺紅嵯
時有番賊出沒卽募壯勇入山巡邏多所禽獲境內安
然逾年三月間 府君惡耗 太恭人慟哭不欲生
芴長跪號泣曾恭人素患顛胸疾哭輒仆地久之乃
蘇 太恭人爲之忍痛節哀閏五月交卸起程冬月
旋里逾隴山躡秦嶺渡黑水溯漢江跋涉七千里馬
瘠僕痛板輿安穩風濤浩然布帆無恙 太恭人履
險如夷不愆常度戊申服闋命芴入都需次日體氣
如常汝無憂也芴以痰嗽未愈爲念 太恭人曰老
年人痰咳時發時愈不能卒治亦不必治也汝努力

行矣嗚呼誰料遠違色養忽逾二年庚戌七月以後脾胃不調食已輒吐漸似隔症日進乳粥少許延至九月竟棄不孝而長逝矣芝侍奉無狀抱恨終天不孝芬一誤再誤萬死莫贖嗚呼痛哉 太恭人終於道光庚戌九月十九日酉時距生於乾隆戊戌閏六月初六日未時享年七十有三歲不孝芬於十一月十四日在京聞訃卽移居城內崇福寺成服設位哀哭十九日奉

誦清閣集

卷首

先妣行狀

三

上諭補授河南開封府遺缺知府虛聞吉語實荷鴻慈天奪其蔭不孝罪真難追矣卽以是月二十日起程辛亥正月十三日抵家以十二月初九日辰時葬於花園村之雲觀癸山丁向謹具行畧於右惟求當代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采擇表章之不孝等感且不朽

且不朽 查京開封府遺缺知府虛聞吉語實荷鴻慈天奪其蔭不孝罪真難追矣卽以是月二十日起程辛亥正月十三日抵家以十二月初九日辰時葬於花園村之雲觀癸山丁向謹具行畧於右惟求當代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采擇表章之不孝等感且不不朽 查京開封府遺缺知府虛聞吉語實荷鴻慈天奪其蔭不孝罪真難追矣卽以是月二十日起程辛亥正月十三日抵家以十二月初九日辰時葬於花園村之雲觀癸山丁向謹具行畧於右惟求當代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采擇表章之不孝等感且不不朽

芳種標鵠

芳種標鵠



誦清閣集卷一

樂平石景芬芸齋著

芳種標鵠

三閭大夫

蘭生

廉將軍

魯仲連

信陵君王李牧

項王

淮陰侯

留侯

誦清閣集

卷一

目錄

樊舞陽侯

伏生

太史公

東方先生

李

汲長孺

飛將軍

典屬國

梅尉大夫

嚴先生

馬伏波

樂平石景芬芸齋著

寇子翼

馮征西

來君叔

班定遠

虞詡

高誦清閣集

卷一

目錄



真曉

班定遠

來君叔

馮征西

寇子翼

三閭大夫

天情尚
八民圖

石太史曰嗟乎古今同病莫不怨窮察其實乃不同
聖人有窮無怨賢人善窮善怨愚人無窮無怨何也
有可達而不得乃曰窮有所慕而不得乃為怨於愚
人乎何有夫窮者天所珍愛而靳以與人將以開聖
賢而昌之者也窮豈易言哉夷齊聖之清者也乃以
窮顯採薇之歌獨非怨耶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蹈仁而死得其所謂之無怨可也屈原以怨顯者
也騷生於怨怨生於窮離騷之志與日月爭光可以
怨矣是皆窮之賜也夷齊無怨天下窮人之氣可以

誦清閣集

卷一

一

平屈子善怨天下窮人之氣可以吐飲酒讀騷尚友

古人天下窮人之氣亦可以興矣與日為華夫可以

...

...

...

...

...

...

...

...

三閭大夫

藺生

兩賢豈相戾哉廉頗不快於藺相如相如廷辱秦王
獨畏廉將軍者徒以先國家之急故不難於自屈而
卒以屈廉頗頗亦能肉袒謝罪至今論交必稱廉藺
惟道與義足以服人廉藺不相戾而相下可謂兩賢
而藺生深遠矣

誦清閣集

卷一

二

而藺生深遠矣

辭散與藺以以眾人藺藺不計其而計不計其而計
卒以屈廉頗頗亦能肉袒謝罪至今論交必稱廉藺
惟道與義足以服人廉藺不相戾而相下可謂兩賢
而藺生深遠矣

藺生

廉將軍

非將之難用將實難以漢文之賢馮唐乃曰得頗牧
不能有用將豈易言哉頗牧趙奢皆用於趙而頗卒
奔魏未竟其用當是時七雄並爭趙獨多良將何耶
非以其能用將耶頗於趙非必有赫赫之功也而論
趙將必首頗藺相如曰秦不敢加兵徒以吾兩人在
也頗之過人遠矣此武安君所以匿不敢出也趙狃
於閼與之役以爲奢實勝頗括又能讀父書卒受秦
閒以括代頗致長平四十萬人之坑烏在其用將也
觀救韓之對曰道險陜難救王齧伐趙堅壁不出頗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爲將主持重似非全得惟善藏其用立於不敗之地
此其所以爲良將也惜乎趙用之不終也其後趙人
思用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倦
倦故國卒以讒廢未竟其用悲夫

非以其能用將耶頗於趙非必有赫赫之功也而論
趙將必首頗藺相如曰秦不敢加兵徒以吾兩人在
也頗之過人遠矣此武安君所以匿不敢出也趙狃
於閼與之役以爲奢實勝頗括又能讀父書卒受秦
閒以括代頗致長平四十萬人之坑烏在其用將也
觀救韓之對曰道險陜難救王齧伐趙堅壁不出頗

魯仲連

魯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策甘蹈東海不肯帝秦爲平原君見新垣衍責而歸之御秦軍五十里人服其辯連豈辯士哉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乃置酒壽以千金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行也竟拂衣去其高節無求新垣衍望其玉貌而知之然久客趙困圍城而不去者徒以有濟世之心也曹子建曰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其如不求何悠悠之人烏知天下士哉

誦清閣集

卷一

四

本之不勝其取不若何也
而不至者亦以自願也
而無退却也嗚呼頃長商賈之行也竟解衣去其高
辭壽以千金戲笑曰視責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
數豈辯士哉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乃置
酒壽以千金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
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行也竟拂衣去其高
節無求新垣衍望其玉貌而知之然久客趙困圍城
而不去者徒以有濟世之心也曹子建曰今之仲連
求之不難其如不求何悠悠之人烏知天下士哉

魯仲連

信陵君

四公子皆愛客獨信陵君能下士卒食其報至今過
夷門者猶艷稱其軼事不置云當時殺晉鄙救邯鄲
破秦存趙趙王郊迎唐睢曰有德於人不可不忘记
信陵君深納之功成不居受教益謹韜晦於酒以全其
終宜其名冠諸侯彼雞鳴狗盜之雄何足數哉何足
數哉

誦清閣集

卷一

五

樓苑

齊宜其名最精射射後即能盜之以藝而足禮待所見
刻皆習學之收流不居受楚益無難辨其斷以全其
必素亦鼓譟王夜咳專雖曰有獻於人不回不忘分
夷門善辭體辭其輝事不置云當却姦晉猶姓附隸
國八子皆愛客辭計刻皆論不士卒食其報至今數

李牧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李牧是也牧之備邊也收市租養士而不輕用其鋒匈奴以為怯趙邊兵亦以為怯卒能出奇破匈奴十餘萬騎不敢近趙邊者十餘年牧有神勇而無人能知咸以為怯此其所以奇也孫臏滅竈取龐涓於馬陵韓信蒲伏胯下殺龍且於濰水皆以法制勝古來名將必能出奇奇在怯不在勇故曰為將當有怯時諒哉

誦清閣集

卷一

妙不計受姑曰氣壯者有勇無謀

且氣壯者有勇無謀古來名將必能出奇奇在

奇也孫臏滅竈取龐涓於馬陵韓信蒲伏胯下殺

龍且於濰水皆以法制勝古來名將必能出奇奇在

怯不在勇故曰為將當有怯時諒哉

也收市租養士而不輕用其鋒匈奴以為怯趙邊兵

亦以為怯卒能出奇破匈奴十餘萬騎不敢近趙邊

李牧

項王

石太史曰嗚呼成敗論人牢不可破而令烈士獨蒙
惡聲千古英雄短氣豈不痛哉雖然遷史善寫生多
微辭至今讀項王本紀莫不爲之傾倒歌哭無端積
憤填膺拔劍起舞也豈非三代直道之公不泯於人
心耶英雄其可以無憾劉項得失論者詳矣惟高帝
自言漢能用三傑楚不能用一范增淮陰侯以爲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蘇子謂其百戰百勝輕用其鋒由
不能忍雖項王亦當心折要亦有不盡然者辨義者
不可不審焉楚不能用三傑信矣至范增本無可用

誦清閣集

卷一

七

用范增不過殺漢高漢高可殺是無天命以爲當殺
亦無天理鉅鹿之戰破釜沈舟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心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軍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此其鋒不可當非小
不忍氣矜之隆也蓋能以志帥氣者焉故余嘗論項
王鴻門之宴不殺漢高太公置俎上漢王願分羹終
不烹太公二者皆有人君之度不得謂婦人之仁可
爲人君法拔山蓋世才氣無雙然非破釜沈舟必不
能濟此志士之勇非匹夫之勇可爲志士法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列丈夫烏能致此哉

甚矣哉淮陰侯之善韜晦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淮陰用兵如神人莫能測蓋由於此宜若可以保
全終始者然功成不測禍亦不測何也跡其受辱則
市人笑登壇則一軍驚破趙會食諸將不信背水布
陣趙人見啗李左車敗將也坐而師事之少年辱已
者也召而厚遇之寵且曰吾固知信怯高祖曰何爲
爲我禽惟漂母哀之蕭何奇之而千金之報非漂母
所望惓惓忠愛不忍負漢之苦心天下後世皆莫能
測高帝蕭何烏足測之此所以功成不測禍亦不測
誦清閣集

登壇之對與善將將有天授之言是深知天命莫如
信豈反漢者功如淮陰忠如淮陰識天命善韜晦如
淮陰終不免烹漢真少恩哉

誦清閣集

卷一

九

辭劍舞不說烹羹真少恩哉

言豈反漢者功如淮陰忠如淮陰識天命善韜晦如
淮陰終不免烹漢真少恩哉

樊舞陽侯

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豈不信哉我觀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拔山蓋世無敢仰視者鴻門之宴沛公參乘樊噲側盾以撞衛士撲地瞋目視項髮指背裂項王奪氣何也樊將軍忠義之氣根於性生遇事勃發不可遏抑其素所蓄積也項王客氣也烏得不爲之奪哉孟子之所以說大人樊將軍所以藐項王也

誦清閣集

卷一

十一

諸大人樊將軍視項王也

奮赫也取王容暴也急聲不食之奪始孟子以軍忠義之氣賦於性生遇事勃發不可遏抑其素所蓄積也項王客氣也烏得不爲之奪哉孟子之所以說大人樊將軍所以藐項王也

樊舞陽侯

伏生

六經遭秦火煨燼之餘漢初諸儒未嘗絕也獨不解
魯兩生叔孫通之徒何以不傳經雖漢高草創日不
暇給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然陸賈既稱說詩書又
能以正言折高祖使越之裝足以自給終不寫經何
也其後鼂錯始奉詔受學於濟南伏生口授尚書二
十餘篇伏生女與有力焉尚書今文之傳伏生父女
之功非六經中之碩果歟秦火雖烈腹中藏書未嘗
焚也然尚書百篇亡失過半其不焚者幾何伏生以
九十老儒昏耄遺忘僅以秦火未焚者傳之後人讀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其書者可不鄭重而愛惜之歟腐儒守章句童而習
之年未遲暮了不記憶豈腹中自有秦火歟莊子曰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然則章句之儒自謂
五經腹笥一爲饑火所焚則讀書種子絕矣可不戒

歟

其於量餘故奉詔受學於伏生於此可見其尚書一

折以五言此高脈勢越之提足也自學來不意慈心

雖餘思十餘天不受事若舊然想賈過辭集情書又

曾南生外蘇殿之哉何以不辭餘銀則高草創日不

六卷
六卷
六卷

太史公

石太史曰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何史遷之以納忠被刑也漢文帝嘗除肉刑矣武帝時顧下遷蠹室何也當是時朝廷尊用酷吏以法繩下網少密矣高帝列侯百四十三人多抵法禁不失侯者四人而已丞相公孫賀至頓首涕泣不收印綬曰我從是殆何有於遷或曰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李陵虧忠孝爲降虜而遷爲之游說以沮貳師宜其不免也天下事有跡然而情不然者陵之不自引決欲得當以報漢陵言之遷亦言之不報不還而後戮其家未晚也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武帝果納遷之忠安知陵不歸漢貳師亦不至久暴兵匈奴以讒降虜旋族其家矣何有輪臺之悔乎乃不察公孫敖之譖謂陵教匈奴爲兵邊族陵家絕陵生還之望陵之虧忠孝實漢武有以成之而非陵本心也陵嘗嘆蘇武爲義士而自責罪同衛律上通於天然衛律甘心爲匈奴用陵雖怨漢卒不助虜蘇武但責衛律畔主背親而未嘗責陵蘇李之交終不絕歡必有窺其微者遷豈以誣上取戾耶且古今史才實無過於遷者班固謂向雄博極羣書皆稱服之以爲有良史才特是非頗謬於聖人不能無蔽意者才

學識三長遷殆不足於識與愚謂漢廷諸臣未有如
遷卓識者固既知其言實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至今
稱爲實錄豈有是非謬於聖人而可稱實錄者是矛
盾之詞也其爲書百三十篇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往
往言人所難言多微文刺譏旁見他證使覽者自得
之隱而顯曲而有直體其是非灼然不欺雖發憤不
害其爲信史也遷言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言六
藝者必折衷於夫子然則遷實宗聖又何謬焉仲尼
悼禮壞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故史遷八書首舉
禮樂而列老莊於申韓以爲慘刻少恩原於道德其

意已較然矣未嘗先黃老後六經也至序游俠述貨
殖皆有激而云然所謂拳拳之忠不能自列家貧無
貨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不爲一言故曰緩急人所
時有游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阨亦有足多者然終
惜之曰以武犯禁扞當世文罔曰不軌於正義又曰
豪暴之徒比於跽躡豈得謂退處士進奸雄耶嬉笑
怒罵不遺餘力貨殖盡之矣而猶謂崇勢利羞賤貧
眞嚙語也孔子曰行夏之時遷造太初厯用夏正武
帝始改正朔爲萬世法遷之識過人遠矣漢家之治
尙黃老雜王霸故董仲舒曰不持一統不知所守凡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遷
繼孔子作春秋必曰聞之董生董生學純史遷識精
也春秋以前世家首秦伯至德而終以孔子至聖列
傳首伯夷古賢而終以孔門諸賢曰孔子布衣傳十
餘世學者宗之言六藝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遂爲
千古定論東漢以後因有褒成世享之封萬世不絕
天下世其道孔子世其德必百世祀古今王侯未有
如孔子之能世其家者非世家而列於世家尤爲千
古特識王安石乃信牴牾之說以創見爲亂例王允
又因發憤之故指實錄爲謗書此則所謂無識者也

誦清閣集

卷一

五

天因資質之遠其質實澁愈難言此限以階階漸進
古昔猶在矣石以言其遠其質實澁愈難言此限以階階漸進
破此千之術其術甚非其術甚非其術甚非其術甚非其術甚非
天不世其德其子世其德必百世祀古今王侯未有
千古定論東漢以後因有褒成世享之封萬世不絕
繼孔子作春秋必曰聞之董生董生學純史遷識精
也春秋以前世家首秦伯至德而終以孔子至聖列
傳首伯夷古賢而終以孔門諸賢曰孔子布衣傳十
餘世學者宗之言六藝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遂爲
千古定論東漢以後因有褒成世享之封萬世不絕
天下世其道孔子世其德必百世祀古今王侯未有
如孔子之能世其家者非世家而列於世家尤爲千
古特識王安石乃信牴牾之說以創見爲亂例王允
又因發憤之故指實錄爲謗書此則所謂無識者也

汲長孺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有骨鯁不可動搖使天下仰視如泰山喬嶽非攀援可及若此者謂之重臣朝廷有重臣則民服其上天下皆有所忌而不敢覬覦敵國外患皆無由起朝廷日以尊而天下日以安武帝時汲黯爲謁者以嚴見憚面折廷諍不能容人之過數質責張湯曰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與衛青抗禮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上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上嘗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宏至黯不冠不見也其見憚如此嘗過河南持節發倉廩賑貧民還報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爲淮南太守曰臣病不任郡事得出入禁闈拾遺補闕臣所願也當是時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獨黯不欲從諛承意陷主不義曰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淮南謂漢大臣獨汲黯好直諫仗節死義難惑以非莊助亦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貴育不能奪黯所謂托孤寄命之大節汲黯有焉故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飛將軍

李廣者漢之飛將軍也與程不識皆東西衛尉將兵屯北邊俱有名當時行軍就善水草合止不擊刁斗人人自便匈奴畏廣之略士卒樂從廣而苦不識唐之將兵郭李齊名軍士亦樂汾陽而憚光弼蓋汾陽以其德而廣以其才故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微獨漢也雖橫絕萬世可也漢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然李蔡爲人在中下名聲出廣下甚遠顧取封侯如拾芥至代宏爲相蔡之時獨非廣之時哉何獨豐於蔡而嗇於廣也或推

誦清閣集

卷一

六

其故以爲殺降殺降未見無禍者然以此取王侯又可更僕數哉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不侯又何損於廣哉惜乎以睚眦之怨逞志於灞陵醉尉才有餘而器不足也當其守上郡以數百騎遇虜數千解鞍縱馬射殺白馬將虜不敢擊匈奴入寇以廣守北平匈奴避之數歲不敢入邊至其精神所至金石之開射石没羽非獨以藝見奇也然誠開金石而不免失貴臣之意衛青自部精兵當單于而令廣東出致迷失失道以不忍對簿自殺廣固數奇衛青真奴才哉

典屬國

中郎將蘇武以漢武天漢元年辛巳三月持節使匈奴張勝常惠副之以昭帝始元六年庚子歸節還漢匈奴置武雪窖絕飲食武齧雪並旃啣之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牧羝羝乳乃歸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自持節使匈奴至歸節還漢凡十九年瀕死者屢矣終不屈節石太史曰若蘇武則可謂節臣矣蓋以死殉節者也衛青治虜常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以生爲引刀自刺氣絕久之乃蘇武之不畏死明矣然雪窖絕食匈奴顧神其不死死則十九年之節不顯矣故齧雪咽旃以全之武未嘗不自重其死也其後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事君猶父子爲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效死於前陵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然則武終不愛其死所以能全節自重其死所以能守節十九年中瀕死者屢矣而卒不死幸也豈惟十九年不死武至今未嘗死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能死人惟持之以密守之以堅自重其死而不愛死乃無入不自得武之使不辱命卒全其節者此也武可謂節臣矣且非特武之賢乃常惠者亦

烈士也副使張勝爲虜挾降置惠他所亦十九年不屈惠教使者言天子射雁得繫足帛書知武在澤中單于驚謝乃歸武武之歸漢惠力也官屬還者九人武拜典屬國惠無聞焉漢之恩亦薄矣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六秩典疆國惠無聞焉漢之恩亦薄矣

單于贊廣氏風瓦之祖莫惠氏也官屬還者九人惠惠等對答言天子據疆稱漢皇帛書於瓦并置中
烈士也副使張勝爲虜挾降置惠他所亦十九年不屈

梅尉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梅福真知言哉
福以南昌尉三上書而三不報灼知漢祚將移於莽
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人傳爲仙隱云
嚴子陵其婿也見幾而作梅福有焉不事王侯子陵
有焉而福以高隱爲西漢節義士之殿子陵以高隱
開東漢節義士之先亦奇矣哉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開東漢節義士之先亦奇矣哉

音瑟而福以高隱爲西漢節義士之殿子陵以高隱
鑑于刺其評也且幾而作梅福有焉不事王侯子陵
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人傳爲仙隱云
嚴子陵其婿也見幾而三不報灼知漢祚將移於莽
福以南昌尉三上書而三不報灼知漢祚將移於莽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梅福真知言哉

嚴先生

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嚴子陵者光武之
故人也以故人而不爲臣亦過矣雖然光武以道相
下子陵以節相高東漢多節義之士頑廉懦立先生
之風也光武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使子陵
爲臣不過雲臺一功臣耳無絕殊者乘雁集不爲之
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孰與以高節開東漢先聲其相
助爲理也多矣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身在江湖心寄魏闕市井草莽何莫非臣故子陵者
江湖之功臣也光武以貴下賤而子陵能遂其節甚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哉兩人道相高又以誠相與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真在內誠動於外故太史奏客星入帝座者精誠之
至也

至也
雙鳧飛不爲之少
草莽何莫非臣
故子陵者
江湖之功臣也
光武以貴下賤
而子陵能遂其
節甚哉
兩人道相高又
以誠相與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
人真在內誠動
於外故太史奏
客星入帝座者
精誠之至也

馬伏波

君臣之際難言矣以光武之明馬援之忠且智賞不
酬勞有功無過征武陵蠻以死勤事而小人媒孽不
保其終能不悲哉帝初從援請進軍壺頭繼乃因耿
弇之奏以梁松監軍至臨鄉破蠻而援卒於軍復納
梁松之讒騰薏苡之謗竟收新息侯印綬怒猶未淡
妻孥惶懼不敢迎喪歸葬非朱勃訟冤禍且不測蓋
君恩之不可恃如此漢之光武非明見萬里善全功
臣者哉何獨於伏波之忠漫不加察也積毀銷骨衆
口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豈不信然而悠悠之談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猶云馬革壯心同於馮婦結怨梁松禍由自取無觀
物之智無反身之察百犬吠聲前賢何損祇見其不
知量也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謂隗囂當專意東方
且曰公孫修飾邊幅形如備人光武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是時天下雌雄未定獨援知帝王有真其偉識
有絕人者至其出塞漢鋤先零米山定策銅柱銘勳
坐鎮隴西獨持大體還師交趾願尉天驕殖財產貴
能賑施戒子弟毋陷輕薄富可使貧貴可使賤窮且
益堅老當益壯非惟能言實躬蹈之開模矩物洞燭
先幾當時呼爲神人後世仰其遺訓謂伏波將軍爲

中興名臣之冠可也援之征蠻也帝憫其老援據鞍
顧盼以示可用臨行語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
索得死國事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
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然則耿舒之間梁松
之讒身没王事不保其終一一皆有先覺而能忘身
殉國甘之如飴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誦清閣集

卷一

書

國之冠可也援之征蠻也帝憫其老援據鞍

顧盼以示可用臨行語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

索得死國事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

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然則耿舒之間梁松

之讒身没王事不保其終一一皆有先覺而能忘身

殉國甘之如飴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成天下之大事有二道曰大器曰小心器不大則盈
盈者傾心不小則肆肆者敗光武之徇潁川也獲郡
掾馮異禮而用之異以諸將橫暴惟帝不虜掠百姓
飢渴易爲恩澤宜遣使分巡郡縣從之帝遣異代禹
亦曰諸將健鬥好掠卿能御吏士毋爲郡縣所苦異
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披荆棘定關中功無與比而
異謙退不伐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諸將論功
獨屏樹下無所言軍中呼大樹將軍詔曰征西功若
邱山猶自以爲不足其器可知也伯升見害異察帝

誦清閣集

卷一

美

枕席有涕泣處獨寬譬之帝戒勿言其勸進也曰更
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可謂責難於君不以位
爲樂者人言異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號咸陽王異惶
懼陳謝報曰將軍於國家義屬君臣恩猶父子何嫌
何疑而有懼意賜之珍帛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
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
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可不謂小心翼翼者乎易
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勞不伐而又能
居之以懼功不德而又能終之以戒此其所以成也
彭寵獻遼東豕自伐其功子陽如井底蛙妄自尊大

此其所以敗也今有人無遠志之獻而爲井蛙之尊
其傾敗何可勝道哉詩曰稀兮裕兮婁其以風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

誦清閣集

卷一

毛

古人實獲我心

其詞頗有古意若曰稀兮裕兮婁其以風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今盲人語意奉之獻而後非其意

來君叔

讀史至君叔討蜀中刺客呼叱蓋延以爲兒女子涕泣欲勒兵斬之自草表薦段襄投筆抽刀而絕未嘗不壯其忘身殉國爲之廢書三嘆也曰嗟乎天下之禍常伏於所忽而發於人之所不及防惟智周於外者足以全身而不能保其中之所守誠周於內者其中主足以忘身而能超然獨立於禍福之外禍之發於猝然者雖殺其身而不能入其心造次顛沛中之所守固不得而奪之也且夫人者天地之心而賢人者又天下人心之所注羣生所託命而敵國之所畏也用賢則興廢賢則亡敵國有賢雖得而賊之亦亡彼公孫述者以爲來歙破滅隗囂王元奔蜀又擊破之懼而遣刺客刺之又賊岑彭明年卽爲吳漢所滅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而死然則賊賢人以除一朝之禍者其禍亦不旋踵而至而爲賢人者以身繫天下安危所以防其外者亦不可不周哉

不其其亦良願國之亂書三嘆也曰嗟乎天下之禍常伏於所忽而發於人之所不及防惟智周於外者足以全身而不能保其中之所守誠周於內者其中主足以忘身而能超然獨立於禍福之外禍之發於猝然者雖殺其身而不能入其心造次顛沛中之所守固不得而奪之也且夫人者天地之心而賢人者又天下人心之所注羣生所託命而敵國之所畏也用賢則興廢賢則亡敵國有賢雖得而賊之亦亡彼公孫述者以爲來歙破滅隗囂王元奔蜀又擊破之懼而遣刺客刺之又賊岑彭明年卽爲吳漢所滅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而死然則賊賢人以除一朝之禍者其禍亦不旋踵而至而爲賢人者以身繫天下安危所以防其外者亦不可不周哉

班定遠

班定遠虎頭燕領飛而食肉當其傭書投筆之時其志固已遠矣其使鄯善也入虎穴探虎子夜以火攻虜營竟斬其使三十六人橫行西域西域不賓服者六十五年絕而復通諸國震怖皆遣子入侍功亦奇矣然懼會參之讒竟至割愛妻孥知李邑之譖終不快意留邑生入玉門保全終始非偶然也任尙代爲都護戒其嚴急教以簡易尙以爲平平無奇卒失邊和殊不知醫無奇方在於中病謀無奇策在於知時平平無奇乃其所以爲奇也

誦清閣集

卷一

完

平平無奇以其也

林根不

惜黃

并意

矣然

夫十五

復營

志固

既安

漢書

虞詡

虞詡以涼州之議忤鄧騭爲朝歌長設三科取士誘賊劫掠伏兵殺之羣賊駭散咸稱神明守武都破羌一郡獲安視事三年家給人足其自言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曰事不避難兵不厭權跡其增竈見強易服示衆采綫縫裾入市輒禽弱矢誘敵強弩隨發宣言請兵而倍道疾馳預籌虜退而設伏以待可謂能行其權者正己立朝疆直自遂始終之際亦可無慚惟臨終自悔以朝歌殺賊不能無寃二十餘年不增一口斯爲獲罪於天鄧禹嘗曰吾將百萬

誦清閣集

卷一

三

師不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吾以爲禹不妄殺可以爲法而計功則非詡之自訟不失爲賢而多殺宜戒人命至重爲將者可不念哉

虞詡字公孫，涼州刺史。詡以朝歌殺賊，不能無寃。二十餘年，不增一口，斯爲獲罪於天。鄧禹嘗曰：吾將百萬師，不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吾以爲禹不妄殺可以爲法，而計功則非詡之自訟，不失爲賢而多殺宜戒。人命至重，爲將者可不念哉。

虞詡



